

唐書

卷自百三至百六
列傳

					漢書門類
			二	二	
			一	一	
			三	三	
			五	五	
			八	八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九	八	六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八	五		書	
兩	八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二	九	八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47)
函號	281 7

傳之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蘇韋孫張列傳第

二十八文庫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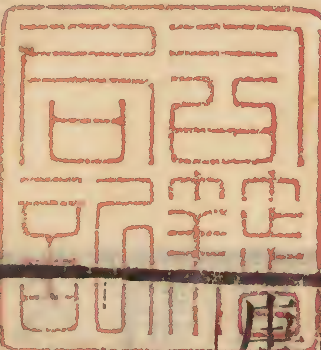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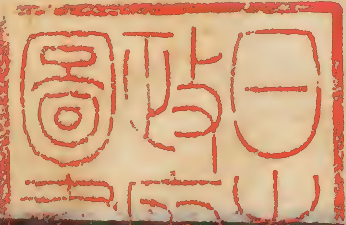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
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
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入

寬延元年

蘇世長傳

卷一百三十一

一

蘇世長傳

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
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
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襲戍襄
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
烈歸帝誅襄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
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
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
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
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
曰卿自謂後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

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
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
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
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
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
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
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
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
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
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

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馱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官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塵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
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
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
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
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
本蕭簪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
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
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

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
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
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
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
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
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
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
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父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大
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

唐書卷三十三 列傳 四 下 才 翻 亥
甲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
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
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
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
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瞶不能視帝閱之聽還
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
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羣對
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
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一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
與祕府掾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貢元八

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
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
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
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
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
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
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
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
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

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
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
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
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
至旣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
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
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
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

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
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
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
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
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
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
歲無年盤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推剽乘夜
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
不圖而窺兵由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

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
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幽寧以北九州兵
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
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
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嗣事
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
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
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
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實
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

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
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
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
盛五帝邁三王窮後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
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
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

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
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
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
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
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
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
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詔子孫之謀傳曰放鄭
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
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

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
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况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
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
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
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
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
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
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

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

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

一本非
作天

日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
免官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撞倍直
與民右承韋棕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
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棕
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為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
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
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
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
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

舊書有
作其

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
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為建德黃門侍郎賊平
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
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
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
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
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
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
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
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

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
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
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
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
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
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層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
翕然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
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
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
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

舊書材
作柱

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
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
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
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
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
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
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
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
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
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

下村飛

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

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迹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

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又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設豔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

舊書
作馬

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作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

寬延元年

卷之三

十一

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及傳
十一
下村翻文
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
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
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
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
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官廢玄素坐除名
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
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
太宗嘗問玄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
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

帝侮新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
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
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
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
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
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
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
獻忠時主方褻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
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

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薈辭不能得太子諒矣

唐書卷一百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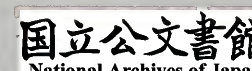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

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為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



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
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
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
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
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
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
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
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
救止之上諫死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四
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

同書監
以下十
二字監
門本防
非慮宿
衛以備
不虞直
長既目
不知千
牛又復
不見

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
卿疆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礪彩飾於其間丁
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
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
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
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
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
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二

六

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于承基往刺

一本言作已

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葺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

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
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
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項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
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
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
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
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
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

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
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
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
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
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
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譏賞賜以巨
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
曰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
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

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

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

舊書五代下有帝王二字

寬延元年

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
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
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
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
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
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
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其衆年老篤意
經籍嗜學不厭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
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
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爲儒

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
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教字蹈中擢
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鄴呂元膺相繼辟幕府
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
遺龐嚴爲元楨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
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教
封還詔書繕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
皆嗤譟逢吉乃厚教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
使教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
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

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
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
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
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
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
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
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
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
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自書祖
妻魏安
德太守
父衡增
賜生令

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
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脩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
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
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七

二十四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
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
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
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
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
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
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
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
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

曰書公
侯勳戚
作公主
之室勳
貴之家

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
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
之競爲錐力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
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
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
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
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旣同當
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
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

寬延元年

舊書金背鏡一作金鏡二面

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脩國史進爵脩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轎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為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

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尚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

寬正元年

書大
庭廣衆
作臨朝
對衆

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矣。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勅等，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為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

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七

下木

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待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

舊書母
韋氏阿
臧封太
夫人

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為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義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

舊書寓
作木
舊書其
句有昔
遇浮丘
伯今同
丁令威
中即才
貌是藏
史姓名
非

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旣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臯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父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

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三

下木番亥

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
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
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
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
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
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
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
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賚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
之明雖七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

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
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一百四終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卷

一百四終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志
下
木齋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志
下
木齋

唐書卷一百五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
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
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
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
志
下
木齋

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
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
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
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
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
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
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
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
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歎血
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

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
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
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
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
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
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
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
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
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
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 二十一 下木 齋亥
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
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
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
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
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
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
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
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
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
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

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
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
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
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
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
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
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豐州刺史國於鄖凡十
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
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

一本澧
作澧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

二十一

下木 齋亥

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投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

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傳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異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

曰書竭
誠親於
朕作既
寫忠誠
甚親附
於朕

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

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忌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

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
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
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
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
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
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
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
帝借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
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
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

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
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
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
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
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
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
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
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碁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
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
賓禮老臣拱巳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旣二

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
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
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坐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
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
以裔孫均為猗氏令無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
王敞以庫直從敗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
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
禦高祖入關幸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
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
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

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
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
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為
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
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
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
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無忌得罪
詮流舊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蒲者工書善騎
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
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

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
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無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
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
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
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
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
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
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
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

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
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
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
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
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
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
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
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
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
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

荆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待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大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

舊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適勁甚得王逸小體

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顧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

寬延元年

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東賢者保傅之夫事入义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

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幸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

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

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片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會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借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河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

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
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
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
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
將付銳兵十萬翔檜雲朝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
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
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
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
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

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
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
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
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
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
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
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
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
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
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

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
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脩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
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
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第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
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
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
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
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
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
遣漢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伏入先帝留無忌玄齡
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

下方草土號勸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
 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喪大告內外寧謚臣力
 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螳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率於
 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
 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
 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
 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為臨汝尉安
 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愛州二男一孫附咸通九
 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

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
 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
 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
 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
 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
 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
 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
 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

貞元元年

韓瑗

十三

木翻刻

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
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
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
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
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
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
字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
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
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

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
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
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忌死義府等
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
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
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
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
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主一
太子承乾
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
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
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
士監脩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
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
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
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
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

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
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
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
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
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
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
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
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十歲
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
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

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民
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年五十
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
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
曰宰相或不可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
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
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
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

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
有種耶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
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
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
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
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
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

四書委
體魁秀
作身長
八尺

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
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
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
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
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
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
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
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
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
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

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
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
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
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
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
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
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
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舊本以詞彩自達王於五言詩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官副監大業未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寢工文詞涉貴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橐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遙羽鷓鴣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

堪又引道士行馱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為昭容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七

飛刊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
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日誅斥忍而不省
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
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法不可
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
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唐書卷一百五終

唐書卷一百六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杜正倫相州涇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

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

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

寬延元年

舊書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又秦王府作秦

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
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
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
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
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
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
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
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
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
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

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
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
是曉太子冀禪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
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徒其語
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
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
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
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驪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

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
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
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
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缺義府使
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
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
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
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
利入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
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

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
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
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
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
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
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
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

舊書
閣作開
城門

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
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
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
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
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
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
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
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
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
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

一本泰
一作恭

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
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
忠子泰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諤之為將作少匠與誅
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
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訇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
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權秘書郎弘文館

寬延元年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
宮與司文郎中賀敬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
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卽移病去俄拜壽
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
旣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
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
知溫劉景先脩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父之罷爲
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
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
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

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驪因請各
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
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
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
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
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
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
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
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

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
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

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讓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

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
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
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
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
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
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
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
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
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
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

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訢爲
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
神家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
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
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
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
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
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
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

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入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待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為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為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

兵部尚書

舊書咸作堂密二字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干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為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八

李勣列

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禕元禕

元禕為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禕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為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為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為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

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纂從子昉
武后時爲蕭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卽判
遽曰蕭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
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
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
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
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
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

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
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
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
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
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
不棹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
督諡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
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吏曰非力所及考

舊書年
七十六
又棺而
不擇作
有棺無
作可識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六

九

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為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

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又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盤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為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貫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為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人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人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

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二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

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五日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蔽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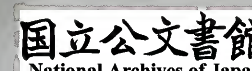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十三 下本翻刻
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
門遂格稍遷司刑大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嘆奏決
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
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
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
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
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
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
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
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

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子齊賢襲爵錄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
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鶴可捕取
帝曰齊賢豈捕鶴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
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
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
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
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
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
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為常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列表為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

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大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寢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件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



舊書屬
族姻家
作同族
婿嫌之
家

回書敬
玄問
至狼狽
如走

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
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
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
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馱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
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
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
劉審禮為先鋒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尚首鼠
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渾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
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

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
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
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
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
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耶令孫紳別
傳

弟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暉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
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暉為少損更以私財助
之延載初錄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為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十一

下村翻刻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
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
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
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
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
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
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
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
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
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濩

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
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
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
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
半道聞訖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
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二年卒官年七十一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
睦爲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
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

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
吾一顧念疾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
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
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璟爲聞友得祿多資
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
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
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
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
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
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

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
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諡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
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
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
爲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
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
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
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

隸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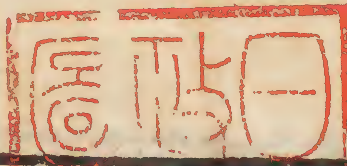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卽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議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硯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擊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士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官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延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乖廢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

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十九 下 不翻亥
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宅使者至文
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
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
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
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
子真父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書
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唐書卷一百六終

